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苏 杭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四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苏 杭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④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文化生态与地方性知识：萨满主义的本体论模式 曲 枫 /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7

环境史与考古学

自然与社会因素：北极水域生态系统千年生计方式嬗变研究

… [丹麦] 克尔斯滕·哈斯特鲁普 阿斯特丽德·奥伯博贝克·安徒生
比耶恩·格诺诺 马斯·彼得·海特-约根森 (李乔杨译校 王政星译) / 11

西伯利亚研究

尤卡吉尔萨满教研究现状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李燕飞译) / 39

萨满式的体育运动：布里亚特摔跤、射箭和赛马

..... [奥地利] 史蒂芬·克里斯特 (刘若盈 邢海燕译) / 51

满一通古斯语民族萨满的社会特征 [俄] 史禄国 (于洋译) / 80

近北极民族研究

论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 (英雄史诗) 赛音塔娜 / 101

敖包“官祭”的文化表达

——基于两个“旗敖包”祭祀仪式的田野调查 王 伟 / 115

达斡尔族萨满传承中的两个重要环节 金丽玛 / 129

仪式与风俗

-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升天节 唐 戈 / 137
- 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关扣尼风葬纪实 关小云 / 153
- 满族萨满教艺术中宗教元素的表达与生成 宋小飞 / 164
- 韩国巫堂股什中孤魂慰藉的普遍性及特征
——与水陆斋、甘露帧和厉祭进行比较
..... [韩] 李京烨 (耿瑞芹译) / 174

前沿观察

- 洞中意识: 当考古学遇上萨满教
..... [美] 安德烈·兹纳姆斯基 (徐峰 郭卉译) / 194

书评

- 卡季奥诺夫主编《18 世纪至 1917 年西伯利亚和远东印本地图
综合目录资料》..... 张 松 / 269
- 热列宾娜编著《西伯利亚萨满教》..... 张 松 / 271
- 谢姆著《那乃人历史民族学》..... 张 松 / 273
- 《楚科奇军事事务》——书评 齐山德 / 275
- 人与自然的实践性互动
——来自西伯利亚猎人群体的案例研究 陶金华 / 281

学术动态

- 内蒙古鄂伦春民族研究会 关红英 / 289
- 韩国极地研究所 苏 杭 高文丽 / 294

征稿启事

-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01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02

CONTENTS

Preface

Cultural Ecology and Local Knowledge: The Ontological Model of Shamanism	<i>Qu Feng</i> / 1
Preface	<i>Michael Knüppel</i> / 7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Life around the North Water Ecosystem: Natural and Social Drivers of Change over a Millennium	<i>Kirsten Hastrup, Astrid Oberborbeck Andersen, Bjarne Grønnow, Mads Peter Heide-Jørgensen</i> (Translated by Li Qiaoyang & Wang Zhengxing)/ 11
---	--

Siberian Studies

Research Status on Yukaghir Shamanism	<i>Michael Knüppel</i> (Translated by Li Yanfei)/ 39
Shamanic Sports: Buryat Wrestling, Archery, and Horse Racing	<i>Stefan Krist</i> (Translated by Liu Ruoying & Xing Haiyan)/ 51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ungus Shaman	<i>S.M. Shirokogoroff</i> (Translated by Yu Yang)/ 80

Studies of Near-Arctic Peoples

The Daur Morigen Story (Heroic Epic)	<i>Saiyin Tana</i> / 101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Official Worship of <i>Oboo</i> Cairns—Based on Field Surveys of Two “Banner <i>Oboo</i> ”	<i>Wang Wei</i> / 115
Two Important Links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Daur Shaman	<i>Jin Lima</i> / 129

Ritual and Custom

- Ascension Day on the Right Bank of Erguna River····· *Tang Ge*/ 137
- An On-the-spot Record of the Tree Burial of the Last Oroqen Shaman
····· *Guan Xiaoyun*/ 153
- The Expression and Formation of Religious Elements in Manchu Shamanism
Art ····· *Song Xiaofei*/ 164
- The Univers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cifying Lonely Spirits in Mudang Gut
—Centering on the Comparison with Suryukjae, Gamrodo, and Yeoje
····· *Lee, Kyungyup* (Translated by GengRuiqin)/ 174

Frontier Observation

- Mind in the Cave: Archeology Meets Shamanism
····· *Andrei A. Znamenski* (Translated by Xu Feng & Guo Hui)/ 195

Book Review

- Materials for the Consolidated Catalog of Printed Maps of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1917* edited by O.N.Kationov
····· *Zhang Song*/269
- Siberian Shamanism: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edited by T.
Zherebina.····· *Zhang Song*/271
-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Nanai People: Tribal organization and its
Transformation* Authored By Yu. A. Sem. ····· *Zhang Song*/273
- Review on Military Affairs of the Chukchi ····· *Qi Shande*/ 275
- Prac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 A Case Study of A Siberian Hunting Group ····· *Tao Jinhua*/ 281

Academic Events

- Ethnic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Oroqen, Inner Mongolia ·· *Guan Hongying*/ 289
- Korea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 *Su Hang, Gao Wenli*/ 294

Call for Submissions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 /301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302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升天节*

唐 戈

摘 要：升天节是东正教中仅次于复活节的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作为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混血人特有的节日，升天节除了保有这一节日的基本内核之外，又掺杂有许多疑似非东正教的元素，这些元素可能来源于汉族民间宗教、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这是东正教作为一种文明，在其由拜占庭帝国向东传播的过程中，尤其是传播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时，与当地的文明和文化接触，发生变异与本土化的结果。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 混血人 东正教 升天节 疑似非东正教的元素 文明和文化接触 文明的变异与本土化

作者简介：唐戈，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一、导 论

升天节又称“主升天节”“耶稣升天节”，是东正教中仅次于复活节的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纪念耶稣复活后升天。《圣经》上记载耶稣复活后第40日升天，升天节的时间是复活节后第40天，这一天一定是星期四。升天节的时间并不固定，因为复活节的时间就不固定，只有确定了复活节的时间，才能确定升天节的时间。复活节的时间是每年春分后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以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自设项目“中国俄罗斯族文化与东正教关系研究”(2014ZDZS002)的成果。

复活节的时间为基准,向后推 40 天就是升天节。升天节是复活节节期最后一个节日,升天节过后,复活节才算正式结束。

我第一次记录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升天节是 1998 年 8 月。之后我又数十次抵达该地区观察和记录当地混血人的文化,但关于升天节的记录我始终停留在访谈这种相对比较低级的方法上。2016 年我终于有机会亲眼观察和记录升天节了。2016 年的升天节是 6 月 9 日。6 月 7 日我们驱车抵达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民族乡政府所在地恩和村,6 月 8 日—6 月 9 日早晨对该村的升天节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观察和记录,6 月 9 日上午驱车返回哈尔滨。

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升天节是当地混血人特有的节日。混血人是汉族与俄罗斯人通婚所形成的一个特殊族群。“混血人”是这个族群的自称,也是他称,俄语中有一个词“米吉斯”(Метис, Метиска)与其相对应,翻译过来就是“混血人”的意思。混血人于 19 世纪中叶最初出现在俄罗斯东外贝加尔地区^①的普里—阿尔贡斯克区(Янкова. Г. et al 2012),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澳大利亚等国。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混血人被中国政府识别为汉族。80 年代中期,一部分混血人将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了俄罗斯族,但绝大多数混血人的民族成分仍然是汉族,比如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从 1985 年下半年开始至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止,7012 名混血人中有 2063 名将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了俄罗斯族。(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3: 127)这也就是我在本文中没有使用“俄罗斯族”这个族称的原因。1990 年以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政府将法定民族成分为汉族的混血人称为“华俄后裔”,但这个族称并不为这个族群所接受,而且这个族称仅限于在额尔古纳市使用,这也就是我在本文中没有使用“华俄后裔”这个族称的原因。

恩和村位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南部,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哈乌尔河南岸,俄语名“戈拉湾”,人口 2626 人(2019 年),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恩和俄罗斯民族乡政府所在地。恩和是一座混血人聚居的村落,共有混血人 850 人,占该村总人口的 81.03%(2007 年底)(青觉 2010: 1),是混血人聚居的最大村落,建于 1937 年。1937 年之前恩和的居民主要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九卡(俄语名“乌罗布罗伊”),再往前则居住在九卡对岸俄

① 外贝加尔地区,亦称“后贝加尔地区”,指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区域,包括两个行政区划——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外贝加尔边疆区。东外贝加尔地区指外贝加尔东部地区,具体指外贝加尔边疆区。

罗斯境内的乌罗布罗伊。1937年5月,日本人实行“清边并屯”的政策,生活在九卡的混血人沿哈乌尔河上行,在其南岸建立了戈拉湾。(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1993:21)

二、2016年的升天节(一):6月8日的准备工作

2016年6月7日我们抵达恩和村,住进村民GPZ家。GPZ,俄语名“玛鲁夏”,女,75岁,第一代混血人,父亲是汉族,母亲是俄罗斯人,会讲俄、汉双语。GPZ的丈夫也是第一代混血人,已去世。如今她与长子长孙一家生活在一起,儿媳、孙媳都是汉族。

6月9日是升天节,这一天的前一天,即6月8日,恩和村的混血人要为升天节做一些准备工作,主要是做一种梯子状的饼干。这种饼干在俄语中没有特别的名称,翻译成汉语就是“梯子”。这种饼干由面粉加少量白砂糖制成,长30—40厘米,宽20厘米左右,外形状如梯子,由支柱和横撑组成,支柱左右各一根,横撑比支柱短,有3根、5根、7根、9根之分,总之必须是单数。

GPZ在前一天,即6月7日晚上就和好了面,因此6月8日上午做梯子时,面略有发酵。除了梯子,GPZ还打算做一些酸列巴。列巴是俄语“赫列巴”的汉语音译,指一种略带酸味的圆形大面包。哈尔滨一般称这种圆形大面包为大列巴,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一般称酸列巴。制作酸列巴要求面粉充分发酵,所以6月8日刚吃过早饭,GPZ就把一部分和好的面放在火墙附近,并用棉被蒙上。

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混血人制作面包和饼干使用一种砖砌的大型烤炉,称“列巴炉”。我们这次参与观察恩和村的升天节,除了使用文字记录外,更重要的是使用录像设备进行记录。GPZ家的列巴炉位于仓房内,她家的仓房不但空间狭小,而且光线也不好,总之不利于拍摄。6月8日上午,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晴空万里,正在我们为拍摄一筹莫展时,突然发现GPZ家隔壁YYL家的列巴炉正好位于室外庭院中。在与YYL沟通后,决定到她家烤制和拍摄。YYL,俄语名“达玛拉”,女,78岁,第一代混血人,父亲是汉族,母亲是俄罗斯人,会讲俄、汉双语。YYL的丈夫也是第一代混血人,已去世,如今一个人独居。

YYL首先来到GPZ家,两位老人在厨房里先后制作了梯子坯子和酸列

巴坯子,做好的梯子坯子和酸列巴坯子分别放置在长方形的铁制烤盘中。之后把梯子坯子拿到 YYL 家,酸列巴坯子则被重新放回火墙附近继续发酵。

在 YYL 家,两位老人首先在列巴炉内放置了一炉膛的桦木样子,然后将其点燃,待桦木样子燃尽、炭火彻底熄灭后,把灰烬扒出,并将炉膛清理干净。烤制梯子和酸列巴其实用的是炉膛的余温。

首先烤制梯子,将盛满梯子坯子的烤盘两三个一组用一种长柄木掀竖着放到列巴炉内,然后将炉膛口用一块木板挡住,大概五六分钟后梯子就烤好了。将木板移开,将烤好的梯子连同烤盘取出,再将梯子一只一只剥离出烤盘。烤酸列巴的时间和程序与烤梯子相同。除了圆形酸列巴,两位老人还烤制了圆环型的酸列巴,即“列巴圈”。



图一 烤制的梯子。摄影:唐戈

YYL 家庭院中有一棵白桦树,在烤制梯子和酸列巴的间歇,YYL 折取了部分白桦树枝条,绑了一把扫帚。

三、2016 年的升天节(二):6 月 9 日一早的仪式

6 月 9 日早 5 时,我们驱车到达头道山,沿途碰见三名妇女结伴步行前往头道山。

头道山又名“横道山”“卧龙山”“龙骨山”等,俄语名称“沃兹涅先斯卡亚山”(Вознесенская)(Кляус В. Л. 2015),位于恩和村北,呈长条形,形似龙,故名“卧龙山”“龙骨山”。头道山西端的山顶上并排立有 4 个木制的十字架。

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标志。东正教除使用普通的拉丁式十字架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十字架，其正面形象是“”，是东正教区别于天主教和新教的标识性符号。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混血人把这种立有十字架的山称“圣山”、“博和^①山”或“十字架山”。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共有9座圣山，其中3座位于恩和村。恩和村的三座圣山除了头道山外，另两座位于村东面的两座山，各有一个十字架。这些十字架的形状除了，还有一种“”，算是的变体。这些十字架的具体位置是在山尖往下一点的地方，从下往上看，是它们的正面；从上往下看是背面。十字架的结构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它的底座，由若干块直径在10—20厘米的石块组成，高在半米左右，呈圆锥状。第二部分是十字架本身，为木制，高在1.5米左右，竖着插在底座里。第三部分是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个长条布，具体系在十字架一个竖杠和两个横杠、一个斜杠交叉所形成的十字处，当地人叫“挂”。这些十字架具有多重功能，其中一个功能是用于过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东正教节日。恩和村头道山上的4个十字架主要用于过升天节。

在我们抵达头道山后不久，GPZ和YYL一行5人也驱车抵达头道山。除GPZ和YYL外，其他三人为第二代混血妇女，其中一人为PEH（卡佳），74岁，与GPZ和YYL的年龄相仿，另一人为ZYH（阿尼亚），63岁，是GPZ的弟媳，第三人为W（娜佳），54岁，是GPZ的长女。

这5名混血妇女抵达头道山后，在将车上的一部分东西取出后，立刻开始了耶稣升天仪式（瞻礼）的“表演”。仪式共分4个步骤。第一步是往十字架上挂布，除了长条形布，人们也将哈达系到了十字架上。第二步是摆供，摆放位置为十字架的底部，供品主要包括耶稣像、“古力契”^②、复活节彩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一天烤制的梯子。梯子除了摆放在十字架的底部外，另有一部分摆放在自家的圣像台上。第三步是祈祷。人们首先面向十字架的正面一字排开跪下，然后一边在胸前不停地画着十字——当然是东正教特有的画法，一边默默地祈祷，祈祷耶稣踩着梯子升天，同时祈祷上帝降雨。

第四步是掸（撒）圣水。这个步骤又分为4个小的步骤。第一步是亲吻耶稣像，人人都要亲吻。第二步是“洗”圣像。每一支祈祷的队伍都要用

① 俄语“上帝（Бог）”的音译。

② 一种圆柱状甜面包，是复活节特有的食物。

“魏德罗”^①提一桶水上山。所谓“洗”圣像是用桦树条绑的笄帚蘸“魏德罗”里的水，淋（刷）耶稣像，于是“魏德罗”里的普通水就变成了圣水。第三步是用桦树条绑的笄帚蘸圣水掸（撒）十字架。最后一步是用桦树条绑的笄帚蘸圣水掸（撒）众人，除参加祈祷的人们互掸（撒）外，其他在场的人，包括我们也被掸（撒）了圣水。掸（撒）圣水除祝福众人外，另一个含义还是祈雨。

按着当地人的习俗，祈雨必须在升天节这天进行，其他时间祈雨不会祈到雨（不灵）。与往年一样，2016年春季，包括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在内的整个呼伦贝尔地区（岭西地区）都没有一场有效的降雨，处于严重的干旱中。6月8日，即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混血人在升天节祈雨的前一天晚上，整个呼伦贝尔地区降下了全年第一场大雨。从6月9日开始，呼伦贝尔地区阴雨不断。其实在6月9日一早，在耶稣升天仪式进行的过程中，不断有小阵雨来袭，头道山顶部不时被浓雾笼罩。



图二 掸（撒）圣水仪式。摄影：唐戈

除了上面这四个步骤外，其实还有第五个步骤，就是要在十字架附近进行一次野餐，如果碰巧有其他野餐的队伍，还要相互交换食物并敬酒。

GPZ一行5人在进行完第四个步骤后，即乘车沿哈乌尔河西行，赶往下一站朝阳村。在朝阳村聚集了当地的一批东正教徒，并在当地的十字架前重复举行耶稣升天仪式后，又赶往第三个村庄向阳（伊利尼斯）、第四个村庄

^① 一种铁皮制梯形小圆水桶，上口宽，底座小。

正阳，最后抵达第五个村庄——位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七卡。这时聚集起来的东正教徒已达数十人，待整个活动结束后，大概早晨7点半左右，参加活动的全体人员要在七卡吃一顿丰盛的早餐。整个活动都是由国营恩和农牧场场部组织的，上面这五个村庄都是恩和农牧场下辖的一个队。除了耶稣升天仪式外，更重要的内容是祈雨，因为在当地人看来，如果当年不祈雨，不在升天节这天祈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就不会有有效的降雨，粮食就会减产，甚至绝产。为此恩和农牧场要给每位参加活动的人2000元劳务费。2016年之前，ZYH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活动，那时代替她的是俄侨达依霞，她是整个队伍的领队。2016年春节前10天，达依霞去世，ZYH顶替她成为队伍的一员，GPZ代替达依霞成为领队。我们本想跟着这支队伍继续观察和拍摄，但考虑到在官方眼里祈雨属封建迷信活动，W没有让我们参加。其实就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W一再提醒我们：“别拍我这小老太太，拍那些老老太太。”

GPZ一行5人走后，我们继续留在头道山观察和拍摄。不久路上碰到的那三个妇女也来到了头道山，其中一人是PEH的长女，第三代混血人。第三拨是一对老夫妻，均为第一代混血人，其中老太太长得特别像俄罗斯人。第四拨是三个老年男子，其中二人为兄弟，是GPZ的弟弟，另一人是第三拨那个老年男子的内弟。第五拨共有6个人，领队是DGL（丽达），女，79岁，第二代混血人，会讲俄、汉双语。DGL的父亲是俄侨，母亲是第一代混血人，具有3/4的俄罗斯血统，D是她义父的姓。DGL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捧一幅耶稣圣像。其他5人包括DGL的女婿、DGL女婿的嫂子、DGL女婿的外孙女等。除第四拨那三个老年男子外，其他三拨均举行了耶稣升天仪式，其中最后一拨的仪式比第一拨还要正规一些。

8时整，我们下山，结束了观察和拍摄。据说，在我们下山后，还有很多人结伴前来头道山举行耶稣升天仪式，直到临近中午时分。

四、耶稣升天仪式中疑似非东正教元素

以上我们对2016年8月9日额尔古纳河右岸恩和村混血人升天节的仪式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写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东正教吗？这是东正教的升天节吗？显然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非东正教的元素，这些元素来自不同的文化或文明。由于我对东正教，包括俄罗斯的东正教缺少研究，这里我们只能称之为“疑似非东正教的元素”。



图三 祈祷耶稣升天。摄影：唐戈

首先，在山顶上竖立十字架，在十字架前过某些东正教的节日，举行特定的东正教仪式符合东正教的传统，最起码符合东外贝加尔地区俄罗斯民间（农村）东正教的传统。具体到升天节，人们在十字架前一字排开地跪下（也可能站立），然后一边在胸前不停地画十字，一边默默地祈祷耶稣升天，这符合东正教的传统，最起码符合东外贝加尔地区俄罗斯民间（农村）东正教的传统。（Кляус В. Л. 2015）除此之外，其他元素似乎都可看成是“疑似非东正教的元素”。下面让我们根据时间顺序，对这些疑似非东正教的元素一一进行检验。

首先，第一个环节，往十字架上挂长条形布和哈达不符合东正教的传统。挂布似乎源于萨满教，而挂哈达大概源于藏传佛教。



图四 往十字架上挂布和哈达。摄影：唐戈

其次，在第二个环节中，摆放耶稣像、“古力契”和复活节彩蛋应该说是符合东正教传统的。但烤制并摆放梯子，包括在家中圣像台和十字架底部摆放，以及在下一个环节中，祈祷耶稣踩着梯子升天，这到底是符合东正教的传统还是背离了东正教的传统呢？就这个问题我曾多次与哈尔滨的东正教徒进行探讨——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一样，哈尔滨的东正教徒也是混血人，他们都认为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东正教徒背离了东正教的传统。他们表示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做梯子，他们甚至不无嘲讽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难道不踩着梯子，耶稣就升不了天吗？”

再次，在第四个大环节中的第一个小环节中，人们用普通的水洗圣像，普通的水就变成了圣水。这一点曾遭到拉布大林镇东正教圣英诺肯提乙教堂的准神职人员 SM（保尔）的质疑。拉布大林镇是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市政府所在地，圣英诺肯提乙教堂是目前该市唯一的一座东正教堂。SM 曾在俄罗斯莫斯科圣三一大修道院学习东正教神学多年。有意思的是，SM 的老家就在恩和，上面提到的那三个老年男子中的一个就是他的父亲。SM 告诉我，只有经过祝圣的水才能称为圣水。所谓祝圣是指给普通的水念诵适当的经文，这个过程叫“圣化”。而祝圣必须由神职人员而不能由普通人施行。

最后，在第三和第四个环节中，往人身上掸（撒）圣水，为人祈福，这符合东正教的传统，但祈雨——祈求上帝降雨似乎背离了东正教的传统，似乎是汉族民间宗教的传统，只不过祈求对象由龙王变成了上帝。

五、讨论：文明的传播、接触、变异与本土化

人类学以研究文化为己任，很少讨论文明。人类学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中，只有法国的莫斯关注过文明，并呼吁人类学研究文明。近年，中国人类学者王铭铭开始关注文明，出版有《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王铭铭 2015）。

无论我们怎样定义文明，东正教都是一种文明。过去，我们在区别文明和文化时主要强调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莫斯和王铭铭在谈到二者的区别时，则更强调文明的传播性。诚然，文化也具有传播性，但文化的传播与文明的传播相比是十分有限的。东正教作为一种文明，起源于古代的拜占庭帝国。作为一种文明，东正教文明似乎称“拜占庭文明”更合适。由于在西方有强大的（西）罗马帝国的存在，东正教文明主要是向东传播，而它的东方主要

是斯拉夫人的居住地。东正教在斯拉夫世界传播的第一站是今天的保加利亚,据说,斯拉夫东正教所使用的斯拉夫语今天仍以口语的形式在保加利亚的一个地区保留着。之后,东正教传播到古代的罗斯。再后来,罗斯分化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东正教传播到俄罗斯无疑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是保留并结合了俄罗斯本土的多神教的元素,二是在节日系统与俄罗斯本土的节日系统相整合,而俄罗斯本土的节日系统基本是一套季节转换与农作物生长的系统,于是,一种新的地方版本的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诞生了。

从13世纪开始,俄罗斯被蒙古统治长达250年之久。在俄罗斯被蒙古统治的250年中,蒙古文化不可能不渗入到俄罗斯文化中,包括东正教。蒙古文化从精神层面讲,基本可看作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混合物。蒙古帝国在其崛起时就接受了藏文明和藏传佛教,但蒙古人不久就放弃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帝国统治俄罗斯的250年中,似乎只有萨满教的存在。美国学者汤普逊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中圣愚的原型就是萨满,并且是从蒙古传入的(汤普逊1998:185)。

13世纪,一部分斯拉夫人为逃避蒙古钦察汗国的统治逃往俄罗斯南部地区,16—17世纪,大批不愿做农奴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逃亡至这一地区,他们均被称作“哥萨克”。“哥萨克”是突厥语,意为“自由人”。除了斯拉夫人,哥萨克人还包括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等各民族的成分。在哥萨克文化中除了斯拉夫—俄罗斯成分外,还包括蒙古和突厥的成分。17—19世纪,在沙俄的东扩过程中,哥萨克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1639年,一部分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首次迁到外贝加尔地区。之后不断有哥萨克人移民到这一地区。1851年,根据《哥萨克管理条例》,成立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区”(杨素梅2016:141)。外贝加尔地区传统上是布里亚特人的游牧地,又有埃文基^①人分布其间,哥萨克人到来后,与布里亚特人和埃文基人多有交往,在文化上受到了这两个族群的影响。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混血人主要是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哥萨克的后裔,在他们的祖先移民中国前,他们的文化中就混合有诸多非俄罗斯的元素。19世纪60年代,生活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哥萨克开始移民至中国额尔古纳河

^① 即鄂温克。

右岸地区。1917年俄国革命后他们更大规模地移民到这一地区，并且把东正教传播到这一地区。除此之外，另有一部分混血人出生在俄罗斯，特别是东外贝加尔地区，俄国革命后回到（移民）中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

生活在中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俄侨和混血人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本土文化，包括汉文化、蒙古文化和通古斯文化的影响，于是东正教在中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再一次发生变异和本土化。其实混血人的文化本身就是俄、汉两种文化的混合物。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是蒙古族的发源地，尽管现在并没有蒙古族生活在当地，但在整个呼伦贝尔地区（岭西地区），除额尔古纳市外，生活在其他四个旗的主要是蒙古族，包括巴尔虎人、布里亚特人和厄鲁特人。上述挂在十字架上的哈达都是从呼伦贝尔地区的中心城市海拉尔买来的。在海拉尔市中心河西三角地一带分布有数十家民族用品商店，这些商店主要出售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游牧民族的特需商品，包括藏传佛教用品和哈达。另外，十字架的底座很像蒙古草原上的敖包，过去人们在前往圣山的途中，在抵达山脚时，要捡一块石头放在十字架的底座上，因此十字架的底座有越来越高的趋势。而在蒙古草原上，当人们路过某座敖包时，要提前从马上下来，捡一块石头放到敖包上，而当祭敖包时，人们更要这样做。

今天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不仅包括岭西地区，还包括岭东地区。岭东地区传统上是信仰萨满教的通古斯民族（包括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狩猎之地。作为通古斯人的一支，驯鹿鄂温克人1965年之前就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并且与生活在该地区的俄侨和混血人有很深的交往。（唐戈 2011：152—186）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闯关东的移民潮中，来自山东、直隶各省的汉族人大规模移民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1万余俄侨撤离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为了弥补俄侨撤离后的空虚，国家有计划地从山东等地移来汉族移民。汉族人带来了汉文化，其中一部分人与当地俄侨通婚，产生出新的混血人。

1998年我在恩和村做东正教专题调查时，据GPZ和她的丈夫回忆，1947年，也就是“土改”那年，恩和村升天节的祈雨活动由当时的村长——一位纯血统的汉族人组织，当地的混血人和汉族人都参加了，还杀了一头猪。在前往头道山的途中，人们抬着这头猪和一尊铜佛，还扭着秧歌。当仪式结束后，这头猪和这尊铜佛就放在了头道山上。

六、比较：升天节与斡米南节

就在笔者观察和记录额尔古纳河右岸升天节的前一年，2015年7月22—24日，笔者对在南屯举行的斡米南节进行了观察和记录。“斡米南”是达斡尔语，是萨满教的一个重要节日。南屯是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政府所在地，北距升天节的发生地恩和200余公里，同属呼伦贝尔地区（岭西地区）。

此次斡米南节的主祭萨满是SQG，女，达斡尔族，60多岁。副祭萨满是WJF，女，达斡尔族，60多岁，SQG的大弟子。陪祭萨满十余人，其中一人为男性，其他均为女性，他们都是SQG的弟子。SQG和WJF各有一个助手^①，其中SQG的助手就是她的丈夫，布里亚特人，WJF的助手就是她的儿子，达斡尔族人。

此次斡米南节具体的举办地点是位于南屯以南十余公里伊敏河西岸的草原，共有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各个族群的数百人参加了此次斡米南节的活动。我们于7月22日上午10时许到达现场，24日晚上离开，所观察和记录到的仪式和活动很多，其中可用于与升天节进行比较的包括立通天树、祭天以及萨满升级仪式等。

23日4时30分开始，立通天树。通天树为白桦树，高二三十米，取自伊敏河东岸的山上（属大兴安岭）。共立了三棵通天树，其中一棵立于一座大蒙古包前数米处，另两棵并排（距离半米左右）立于这座大蒙古包内，其顶部从大蒙古包的套脑^②伸出（蒙古包的穹顶象征天）。立通天树之前，人们要在其顶部系上蓝色的哈达（蓝色象征天），在其他部位的树枝上系上五色布条。在系五色布条时，参加此次斡米南节的人都要参与。立完通天树后，人们还要将三角形的五彩小旗、五色线和哈达系在一根牛皮绳上，然后用这根牛皮绳将大蒙古包内、外的通天树连接起来。然后，人们还要在立于大蒙古包内的两棵通天树的根部往上各绑上一条长半米左右的布制蛇神神偶，其中一条为白色，另一条为黑色。最后，人们还要在两棵通天树蛇神神偶上面一点的位置绑上三根横撑，是为天梯。

① 即二神。

② 位于蒙古包顶部的天窗。



图五 大蒙古包内的通天树和天梯。摄影：唐戈



图六 往通天树上系布条和哈达。摄影：唐戈

立完通天树后，开始祭天。首先，众萨满面向立于大蒙古包外的那棵通

天树，用牛奶祭天，往天上洒牛奶——每人手持一小袋牛奶，向斜上方，一股一股地挤出。^①然后众萨满分列两排开始正式的祭天，其中 SQG 和 WJF 站在第一排，其他萨满站在第二排。在仪式进行的当中，SQG 的丈夫牵来一只绵羊，SQG 往绵羊身上撒了些大米，之后这只绵羊被牵走并被宰杀，最后被供在这棵通天树前。

24 日晚上，天黑以后，人们齐集大蒙古包内，为 WJF 举行升级仪式。在大蒙古包内所有的照明设备熄灭之后，众萨满和几名普通人列队，围绕两棵通天树按逆时针方向跳三圈，再按顺时针方向跳三圈，此刻 WJF 的灵魂踩着天梯爬上通天树的顶部，升入天空。之后，大蒙古包内的照明设备打开，SQG 坐在椅子上，WJF 坐在她的右侧（未戴神帽）。最后 SQG 戴上神帽，众人上前抢哈达。萨满升级仪式和整个斡米南节的活动到此结束。

升天节与斡米南节疑似部分对照表

	升天节	斡米南节
物的 比较	（木制）十字架	通天树（白桦树）
	哈达	哈达
	长条形布	五色布条
	“梯子”（梯子形状的大饼干）	天梯
仪式 的 比较	往十字架上挂（系）长条形布和哈达	往通天树（白桦树）上系哈达和五色布条
	向十字架上洒“圣水”	面向通天树（白桦树），往天上洒牛奶
	祈求耶稣踩着“梯子”升天	萨满的灵魂踩着天梯爬上通天树的顶部，升入天空

值得注意的是梯子形状的大饼干要供奉在十字架的底部，而天梯也要设在通天树的底部。

另外，升天节后第十天是东正教另一个重要节日“圣灵降临节”，纪念耶稣升天后再次遣圣灵返回人间。这一天，人们要砍来一棵小的白桦树（通常是白桦树顶部或旁枝），立在自家院中，系上各色布条，再给它穿上花裙子，把它装扮成少女。然后抬着她，列队前往河边。选择一处开满鲜花的草坪，把白桦树立在中间，围绕着她载歌载舞，还要野餐。然后把她放到河里，让

① 正统的用牛奶祭天（白祭）的方式，是用勺子从盛具中舀牛奶，洒向天空。

她顺水漂走。

另外，在东正教徒的葬礼上，在把死者下葬后，还要在坟墓死者脚的一端立一个木制十字架，其形状和尺寸与立在圣山上的十字架别无二致。然后，人们要列队按逆时针方向绕十字架三周，并不停地在胸前画十字和祈祷死者的灵魂升天。斡米南节的不同之处在于逆时针绕通天树三周后，还要顺时针绕三周。

参考文献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3,《额尔古纳右旗志》，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Кляус В.Л.

2015, Русское Трёхречье Маньчжурии: Очерки фольклора 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 А.М. Горького РАН.

青觉

2010,《恩和村调查》，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唐戈

2011,《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第二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汤普逊

1998,《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铭铭

2015,《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杨素梅

2016,《俄国哥萨克历史解说》，北京：科学出版社。

Янкова А. Г., Тарасов, А.П.

2012, Русские Трёхречья: история 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8, Чита, Экспресс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Ascension Day on the Right Bank of Erguna River

Tang Ge

Abstract: Ascension Da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s in the Orthodox Church after Easter. As a unique festival for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Erguna River, Ascension Day not only retains the basic core of this festival, but also contains many suspected non-orthodox elements, which have possibly been derived from Han folk religion, shamanism and Tibetan Buddhism.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vari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Russian-Orthodox Church, when it spread eastward and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local cultures, especially when it arrived at the right bank of the Erguna River.

Keywords: the right bank of the Erguna River; Russian-Orthodox Church; Ascension Day; non-orthodox elements; contact of cultur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四辑/曲枫主编.—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2021.11
ISBN 978-7-5426-7642-9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55414 号

北冰洋研究(第四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19.5

书 号 / ISBN 978-7-5426-7642-9/D·523

定 价 / 80.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